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108010308

10位ISBN编号：7108010305

出版时间：1998-05

出版时间：三联书店

作者：唐弢

页数：51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前言

前言 1962年北京出版社印行《书话》的时候，我写了一篇序言，即这本书中《书话》部分的序，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，冷暖甘苦，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，一一作了说明。

这回《晦庵书话》付印，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，一并收入。

关于书话本身，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。

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，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，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，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，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。

我用“晦庵”——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，始于1944年。我还记得，柯灵同志主编《万象》到第四年第六期，也即1944年12月，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，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“新年号”，终于没有出版。

半年之后，好像蜜蜂飞钻蜘蛛网似的，又出了1945年的6月号——第四年第七期。

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，十二段书话。

杂文是为原来的“新年号”执笔的，写得较早，用的是“韦长”、“怀三”两个笔名；书话则系新作，署上了《帝城十日》用过的“晦庵”两个字。

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。

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，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，却已化名王晦庵，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，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。

“晦庵”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。

所以，严格地说，它并不是我的笔名，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。

至于以后凡写书话，便署“晦庵”，只是一直沿用下来，习惯成自然，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。

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，特别是当后来《人民日报》刊登《书话》的时候。

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。

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，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。

每次见面，总要谈到《书话》，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；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，便力为辩说，指出弢同韬，别号晦庵，意义正可相通，不应另攀他人。

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。

196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，当着我的面，金镜同志向李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，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，直到《“怎样研究”丛书》谈到阿英，才觉得作者另有其人。

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着答：“你猜吧，近在眼前哩。”

“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，恍然大悟地望定我说：“是你呵！”

我每次都把《书话》剪贴在本子上，赶快写下去吧。”

“我也还得谈到赵家璧同志。

据《阿英文集》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，家璧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，说是别的都很齐全，可惜把《书话》给漏掉了。

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。

站在《书话》作者的立场，我对这三位表示深切的感谢，并且想补说一句：有人以为《书话》是阿英同志的作品，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的文章，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，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，取“风雨如晦”的意思，看来人们又把“如晦”和“晦庵”联想在一起，认作一个人、一回事了。

至于这次改书名为《晦庵书话》，作者也直署本名，并非王麻子、张小泉似的，要挂出招牌，表示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出；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，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，稍加扩大，收入其他几个部分，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，以便和已经出版的《书话》区别开来。

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：《书话》初版40篇，其中第二篇为《科学小说》，谈鲁迅翻译的儒勒·凡尔纳两部作品。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到再版的时候，国内的舆论，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，曾经出版的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和《神秘岛》都无法重印，《书话》也遭池鱼之殃，我应出版社之请，另用《闲话 呐喊》替下《科学小说》，仍凑足40篇之数。

现在气氛早已改变，决定两篇同时收入。

在这《书话》部分的最后，又附录了难明（周遐寿）、丁守和、方行（鹤亭）和我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，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、补充和铸版，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《书话》丰富一些。

除原来的《书话》外，本书又收录了《读余书杂》、《诗海一勺》、《译书过眼录》和《书城八记》等四个部分。

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《万象》在内而写的书话。

那时的情形是：随手买到一本，随笔写上几句，兴之所至，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。

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，有的作家没有提及——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，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——《诗海一勺》和《译书过眼录》，而把其余的称之为《读余书杂》，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的全部的书籍一样。

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现在大也都加上了书影。

《书城八记》写于1965年，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，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，带病执笔，聊以自遣，曾在香港《大公报》副刊《艺林》上陆续刊载，谈的是买书、藏书、借书、校书、刻书的掌故。

此后两三年中，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，荡焉无存，转借又极不易，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，应当插入的书影，却只好付诸阙如了。

现在，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，这是好现象。

至于写法，乐水乐山，见仁见智，本可以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。

但我觉得，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，又是手段。

在整个过程中，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，更突出，更成熟，使特点本身从枯燥、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、活泼和多样，而不是要冲淡它，调和它，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，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，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。

我想从写作《书话》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。

记得《书话》在《文汇报》副刊《文化街》发表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，他说：“古书讲究版本，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，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，很有意思。”

从现在收录的《子夜 翻印版》、《饶了她》、《玉君》、《再记 玉君》、《月夜 志异》等篇看来，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。

但是，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，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：我写《书话》，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，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。

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。

后来，当我谈到朱自清、刘半农、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，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，曾经为我找寻材料，提供书籍，他说：“其实《书话》本身，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。”

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断，三言两语，一百几十个字。

有的人认为写得太短，而他，还有周遐寿先生，都曾写信给我，对那些短文表示好感。

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，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。

我个人认为：文章长短，不拘一格，应视内容而定；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，却大可提倡，因此，正如我在《书话》旧序里说的，我也曾努力尝试，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文章独立的散文。

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，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的气息；它给人以知识，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。

这样，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，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。

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“书话”，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，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；而当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，对我说我在《科学小说》里谈到儒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勒·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，我的吃惊，我的发呆，我的失声而叫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唐弢 1979年10月5日于北京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内容概要

《晦庵书话》与以前出版的《书话》不同之处在于，除原来的《书话》外，本书又收录了《读余书杂》、《诗海一勺》、《译书过眼录》和《书城八记》等四个部分。

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，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。

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、杂文、时评，并以《晦庵书话》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。

《晦庵书话》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。

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，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的气息，它给人以知识，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！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作者简介

唐弢（1913-1992），浙江镇海人。
现代散文学家、文史研究家。
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创作，以散文、杂文为主。
40年代创办《周报》，主编过《文汇报》副刊《笔会》。
出版杂文集、散文集、评论集二十余种。
40年代以来，以“晦庵”为笔名撰写“书话”，用序跋式散文形式，钩稽现代文学、文化、出版工作的大量史料。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书籍目录

序书话序《守常全集》《或外小说》科学小说闲话《呐喊》半农杂文撕碎了的《旧梦》《童心》朱自清走向坚实乡土文学革命者！

革命者！

诗人朱湘两本散文并肩作战“怎样研究”丛书《世界文化》第二期翻版书《子夜》翻印版且说《春蚕》再谈翻版书“有人翻印，功德无量”革命的感情郑振铎与《新社会》《人道》“取缔新思想”关于禁书关于禁书之二关于禁书之三书刊的伪装“奉令停刊”别开生面的斗争若有其事的声明在国外出版的书《饶了她》回忆里的故事《药用植物及其他》线装诗集藏书印藏书票谈封面画画册的装帧附录关于《守常全集》的一点旧闻（难明晦庵丁守和）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经过（方行）读余书杂《沉沦》和《莛萝》《落叶》之一《落叶》之二《一只马蜂》及其他独幕剧《原来是梦》《玉君》再记《玉君》《花之寺》舍金上梓《百喻经》图文并茂《月夜》志异《燕知草》俞平伯散文《邻二》佚文《竹林的故事》及其他废名《沉钟》之五影中影《苦雨斋小书》关于陶元庆《山中杂记》叶俞合著女作家黄庐隐文人厄运《傀儡美人》《春蚕》改订《上元灯》及其它《路》诗人写剧释《幻灭》《达夫代表作》两种沈尹默《秋明集》《白屋遗诗》《遥夜闺思引》《冬夜》《西还》湖畔诗人《雉的心》袖珍诗册李金发诗《为幸福而歌》《邮吻》《昨日之歌》周作人绍兴话序歌《红纱灯》《新月诗选》自费印书《旅程》曹葆华与朱湘臧克家诗蒋光赤《哀中国》绝命诗苏州山歌《君山》和《冰块》岭东风情四川情歌“班敦马来由”译书过眼录《德国诗选》《浮斯德》献诗《雪莱诗选》《茵梦湖》周作人最早书《孤儿记》与《侠女奴》“敲门的声音”正名《出了象牙之塔》三迁《新俄诗选》之一《新俄诗选》之二安徒生的传记海涅《还乡》《霜枫之三》莫泊桑短篇偏于知识的童话《肉与死》《美的性生活》《花束》《朝花小集》“赠尔多情书一卷”《爱经》显克微支《给海兰的童话》郑振铎《恋爱的故事》法国弹词从《小约翰》说起琵琶词侣诗画朝花两集《小彼得》战争与文学阿左林伊巴涅思短篇小说《洗澡》左拉两种《文艺理论小丛书》《现代欧洲的艺术》“献给世间有情人”纪伯伦散文诗陀氏三书《穷人》安特列夫都会诗人《勇敢的约翰》易卜生情书《夏娃日记》《雅歌》中译“水仙”“水仙”余闻《毁灭》中译“独向遗编吊拜伦”《草原故事》《过客之花》书城八记买书八道六难藏书家借书和刻书蠹鱼生涯版本“翰墨缘”书林即事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章节摘录

闲话《呐喊》 《呐喊》原为新潮社“文艺丛书”的一种，共印两版。第三版起，改由北新书局发行，列为《乌合丛书》之一。新潮社初版本《呐喊》于1923年8月出版，当时《文艺丛书》已经出了两种，一是冰心的《春水》，二是鲁迅翻译的《桃色的云》，《呐喊》按次序该是第三种。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，装帧讲究，《呐喊》用大红封面，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。初版收小说十五篇。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，因此书一问世，立刻销售一空。同年12月再版，内容仍旧，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。以监狱而承办印务，看来有点古怪，可是说句笑话，鲁迅先生和那时的“囚犯”偏偏特别有缘，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，也是监狱的产品。书籍的影响自然不同于家具。后来北洋军阀逮捕持有《呐喊》的青年，问罪的证据有两点：一，封面“赤化”，二，承印的人是“囚犯”。

在“官”们的眼里，很显然，这两者已经被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。北新版的《呐喊》用的是原纸型，唯一的区别在封面。中间黑方块里用铅字排印的书名和作者署名，这回都由鲁迅先生亲自写成图案字，比原来的为大，不过因为总的布局没有更动，如果不把两种版本放在一起，粗心的读者一时是看不出来的。至于内容的改变，则是在《创造季刊》第二卷第二期（1924年1月）发表了成仿吾《（呐喊）的评论》以后，前后经过，鲁迅在《故事新编》的序文里已经谈得很清楚。他抽去了最后一篇《不周山》，根据自述，直接的原因是： 《不周山》的后半是很草率的，决不能称为佳作。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，一定自误，而我也成了误人，于是当《呐喊》印行第二版时，即将这一篇删除；向这位“魂灵”回敬了当头一棒——我的集子里，只剩下“庸俗”在跋扈了。

仿吾在文章里曾借用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话，说批评是“灵魂的冒险”，鲁迅的答复针对了对方的意见。至于说当《呐喊》“印行第二版时”，抽去了《不周山》，这“第二版”指的是重排的时间，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，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。

《呐喊》作为《乌合丛书》之一，自1926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，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，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。鲁迅自己对创作的要求是严格的，例如关于《不周山》的评价就十分认真。不过《不周山》也自有其本身的特点，不能说成仿吾的评论没有一点道理。我觉得这篇小说放在《呐喊》里的确不很调和，后来改名《补天》，作为《故事新编》里第一篇，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，一种很重要的尝试。

《呐喊》出版后，评论、读后感之类出现了不少，有一部分收在未名版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（后归开明）和北新版《鲁迅论》里。现在看来，这些评论有许多不仅未必精当，而且往往含有偏见。也有一二篇值得参考的，例如雁冰（茅盾）的《读（呐喊）》，对《狂人日记》分析得较为深刻，他还指出：“《呐喊》里的十多篇小说，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，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，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。”不但道出了鲁迅在艺术上的刻苦探求，同时也说明他作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。

我以为这个提示十分重要。我们需要系统地分析《呐喊》的创造，研究一个先驱者拓荒开来的功劳。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来说，这一步是不能不做的。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几时才能让我们读到一部这样的著作呢？
……

<<晦庵书话（插图本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